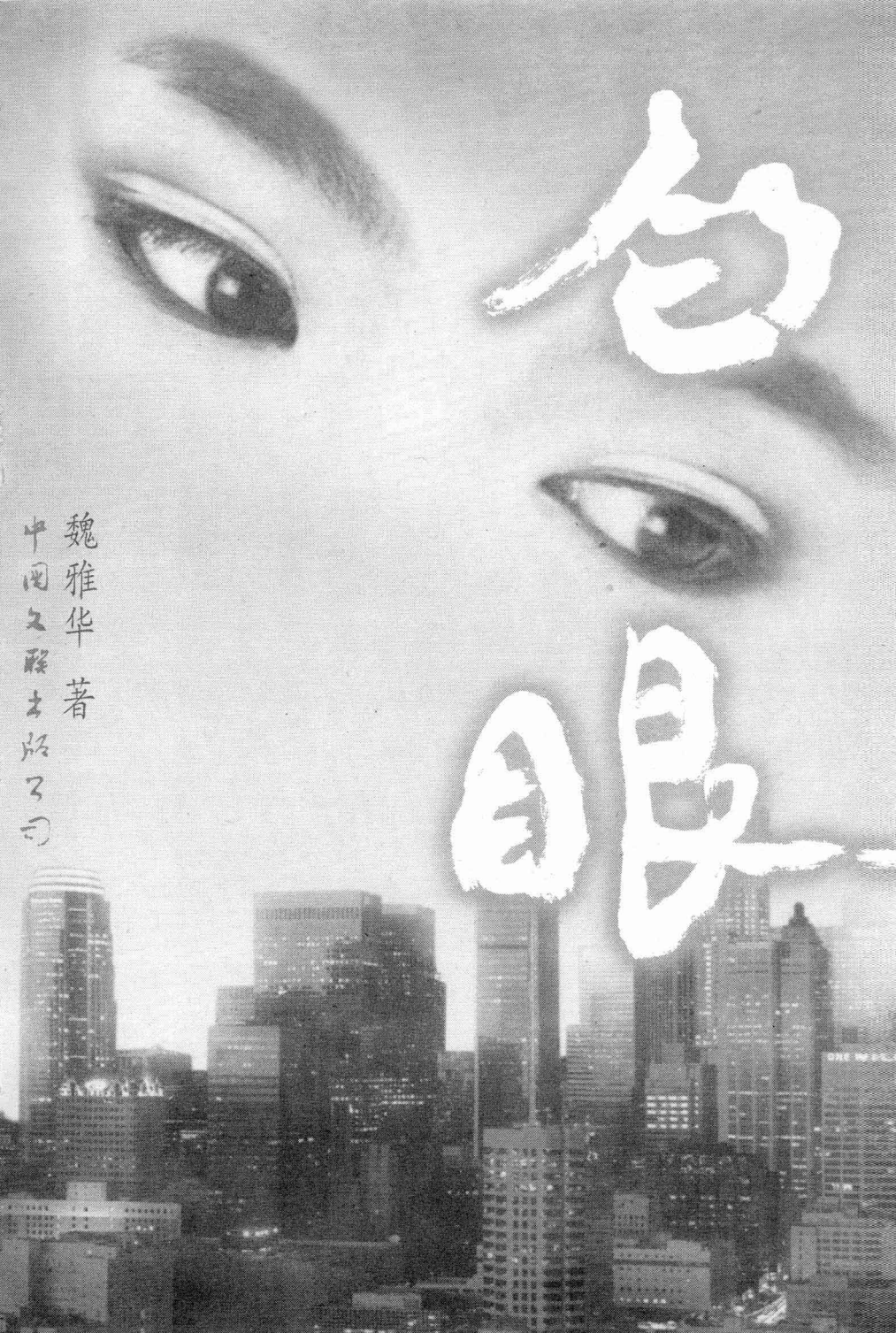


白

眼

魏雅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白

眼

魏雅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眼/魏雅华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6. 3

ISBN 7-5059-2451-6

I. 白… I. 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2566 号

白 眼

魏雅华 著

*

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省新华书店发行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2 插页 300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300 册

ISBN 7-5059-2451-6/I·1802

定价:15.80 元

第一章

现在,当你面对这个既英俊又粗犷,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的男子,当他用极轻柔,又彬彬有礼的臂膀,轻轻地拥了你的时候。说实话,你几许惶惑,几许希冀,几许渴盼,又几许胆怯?

若是有空,晓彬很喜欢读那些印刷精美,办得很有气魄,图文并茂的青年、妇女刊物。她的案头,常放着《女友》、《家庭》、《知音》、《分忧》、《读者》。

这些文章都不长,文字相当优美,思想也很新潮。

她有空了,便读一段。

那天,她随便翻一本刊物,见有篇文章,只看了一行,便觉得其味馨香,如饮甘露,如沐清泉,写得极亲切,又极真实。那种女性的细腻,女性的委婉,使她身不由己地陷了进去,几乎是一口气地读完了。

文章的题目是《你傻》:

你傻!

不久前,一个不算年轻的男人,抚着你的头发,善心柔柔又哀哀怨怨地说了这句半是怜悯、半是嘲弄的话。

那时,他对你而言,是一个成熟男性对年轻女性所特有的迷

惑。他喉头的男中音那深沉而厚重的共鸣使你心颤不已。

有人说，女人因崇拜而爱一个男人，男人因爱而崇拜一个女人。

可你弄不清你是崇拜还是爱。也许都是，也并不都全是。

于是，你装作并不在意，却在心里不无惊恐地想：我真地很傻很傻？

细细品味，你已不再是个春情脉脉的小女孩，不再是天真烂漫的大丫头。可内心深处却在固守着小女孩的稚嫩和纯净。你小心翼翼地固守着、护卫着，很神圣很神圣的。

你也期盼着爱，悄悄地、偷偷地、羞涩地、极其神圣地期盼着爱。可你一直在等待，等待着爱有一天突然向你袭来，一下将你吞没，一下将你卷走！那时，你会无比悲壮地、轰轰烈烈地以身相许。

你一直认为，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谁让你女人？又是个很胆怯、很怕羞的女人。

可你总也弄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爱？以致于那个粗犷得甚至有些蛮横的男人，以极其温柔、又极其爱怜的目光注视你的时候，你不禁感到眩晕。

其实你不明白，那本来就不是所要寻求并且能够拥有的。在那个男子感情的世界里，你只是一道闪电，而绝非一盏明灯。你只是一个匆匆过客。

爱对于你，太神圣太神圣。所以你很小气很胆怯，于是你不能不生出一种心碎的悲哀，你也就无法豁豁达达、亲亲切切，以致于那个男子拥着你的时候，你抖索得像秋风中的一片树叶。无法推拒又拼命抗拒，你泪如泉涌，悲从中来……

他在你耳边好感动好感动地说：

你傻！

你觉得有样东西堵在胸口，很闷、很憋气，你下意识地想把它

掏出来，可那掏的意识弄得你更痛苦。

你也不知道你是否很傻，虽然你一无所有，而且什么也没得到。可你既不想伤害自己，又更怕伤害别人，你真是太纯太纯，太善太善。

他扑着热气的唇在你的耳边对你说：你是属于他的！

你哭着喊：我是我自己的。

那是你无力的挣扎。

那男人胸脯是那样宽，手臂的肌肉是那样有力，下巴上的胡子那样扎，你觉得反抗他是那样困难。于是，抵抗变成了一种哀怜。

你没想到，哀怜是最强大的抵抗。

他说，他需要的是女人的爱，而不是占有，他需要的是女人的心，而不是屈从。

这时，他突然的退却，那逝去的热烈，那可怕的威胁忽然解除，带给你的却并非安全和喘息，却是一种失落和疲惫。

你弄不懂你了。

眼前的那份辉煌和眩目，倏然熄灭。

太神圣太神圣的东西，一碰它就会有一种罪恶感，一份亵渎、污秽的罪恶感。这份感觉像淋浴器的喷头里喷出的热水，顺着裸露的肌肤流淌。心中所有的积怨和悲伤都一起流淌，从发梢到脚底，流淌，流淌……

你真想嚎啕一次，真想嚎啕。却不料那堵着你喉头的压抑堵得死死好死。真是欲哭无声，欲哭无泪。

莫非，这就是爱的滋味？

爱，真的如此沉重？

爱，对男人意味着责任；爱，对女人意味着成熟。

如果这是爱的衡器，那么这样的爱就该是这衡器的秤砣。

于是，你常躲开它，你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

我错了吗？

从此，你变了。变得深沉，变得忧郁，变得冷漠。

有人说，你长大了。

你在心里，很满意别人对你这样的目光。

可你还是畏惧他的目光，你时时躲他，处处防他，因为你害怕，他那半是鼓励，半是嘲弄，半是爱抚，半是讥讽的目光。总是明明白白地在对你说：

你傻！

你的心，真像你的目光一样冷峻？他幽幽地问。

那天，下着小雨，只有一把伞，你只好被他拥了，亲亲地走，他很高大，很伟岸，有着一一种成熟的男性的魅力。

可你呢，却委委屈屈地挨在他身边走。心里，不知是忐忑不安？还是羞惭？还是怯惧？还是怕碰到熟人？

听他说这句话，于是，对着镜子，你细细地审读自我：我的目光，真的那么冷峻？

你在镜中看你，不，是你在看镜中的你。你不再是含苞待放，那额头固然还很光洁，但却已不再稚嫩。你的眼睛还那么明亮，眸子还漆黑如夜，但不再春情如潮，不再秋水如泓。的确，你的眼里，闪动着像是冬夜窗上的冰花，雪地上的萤光！

不是你不相爱。

你期盼，你等待，你渴求一场轰轰烈烈的爱，爱得死去活来，爱得如痴如狂。

可你又常常告诫自己，别跌进那漩涡，那湍流，那冰窟。

你已经领教过那种滋味。

那场不幸的爱留给你的创伤，太深太深。那轰轰烈烈地爱情故事，你为它抛洒了太多的泪珠。

现在，当你面对这个既英俊又粗犷，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的男子，当他用极轻柔，又彬彬有礼的臂膀轻轻地拥了你的时候。说实

话，你几许惶惑，几许希冀，几许渴盼？又几许胆怯？

你该感谢这雨，还是抱怨这雨？你该推拒这伞，还是也伸出你的小手和他的大手一起撑起这伞？

其实，你心里明白，他和你一样忐忑不安。那男人的目光，总在畏惧你的目光。

你是个女人。

男人以征服而自豪，女人以被俘而屈辱。于是，你很小气。

面对他灼灼的目光，你不能不冷峻，面对他的相拥，你不能不推拒。于是，你的心，也像这落雨的天。

你问自己，你是不是很傻？

莫非你真要失之交臂？这是个可以依靠的男人。

正因为如此，当那个男人说，你是属于他的。那一刻，你与其说是快乐，莫如说是悲哀，与其说是幸福，莫如说是惊恐，以致你当即离开那把雨伞，冲入迷 的雨帘。

你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浑身上下，会漫漫滚过一种负罪感。

这是负罪感吗？

你对谁负罪？对他，还是对你？

你一脸的水，你弄不清那是雨水，还是泪水。于是，你问自己：

我哭了吗？我哭了吗？

对着镜子，你又研究你的眸子：

那眸子里，有太多的悲伤，太多的迷惘，太多的惶恐。

你问你的眸子，若是看不透男人的心，那又何谈依托，讲什么拥有？

是你太挑剔，是你太尖刻，是你太胆怯，还是你太冷漠？

不，你没有错。

你要好好地审读自我。于是你有了一个让你自己也惊骇的结论：

你傻！

她读得几乎醉了。一个女孩，既可爱又纯真的内心独白，写得多么甘美，多么醇香，多么秀美？

她这才想起来看看作者的名字，一看，她大吃一惊：嬌。

程丽！嬌，是程丽的笔名。

她早听说程丽在写作，写得很苦，写得也很有成绩，可她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她写得如此之好！

真是“士别三日，刮目相待！”

她心里想，这个程丽，不但很有灵气，且是个才女呢。

看了这篇文章，她心里好感动，又好歉疚！

是她的弟弟晓彤遗弃了她，所以她心里才有那许多悲哀。也许，用“遗弃”这个词，观念太迂腐？

她觉得很对不起她。她们是一起长大的姐妹，从小一起玩大的姐妹，一个院子里住了十几年的姐妹。比亲姐妹还亲的姐妹。

读了这篇文章，她想，程丽在恋爱？而且爱上的是个中年男子？一个很体面、很有地位，很有男人味儿的男子？

也许，跟他的夏晴一样？

虽说，是程丽给他们家带来过一场那样可怕的横祸，几乎使这个家成为一堆灰烬！可凭心而论，在那件事上，程丽又是无辜的。

她母亲和陈佳妮都曾经恨过她。后来虽说都谅解了她，可是正如一句格言所说的那样：

“友谊的线，不能轻易割断。因为即使恢复了，也将多了一个结。”

程丽已经很久不来她家了。

晓彤在病中，程丽天天守在他的病榻前，以一种赎罪的心理，为他端屎端尿，给他喂饭，把他背到卫生间里，给他洗澡。完全像一个贤惠的妻子。

晓彤，几乎是她的前夫，她为他怀过孩子。她是在用这样的一

种方式来对待这个辜负了她的男人。

尽管佳妮对她心存芥蒂，也那么感动地接纳了她。

对她的近况，她一点都不了解，只知道她早辞了工，不在原来的厂里干了。

看她的文章，已是大手笔了。也许，她现在已经是独立撰稿人，或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文坛新秀了。

她想，抽个空，专门去看看她。

不，今晚就去。

程丽的家还在原来的地方。

这地方，她太熟悉了。她在这个院子里渡过了她的童年、少年。

这院子，她太亲切了。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甚至在这小院里的
气味，她都熟悉。

她把她的车，那部红色的“尼桑”，停在门外的大树下，扣响了程家大门上的那对铜环。

开门的是程妈。

一见晓彬，程妈一把就抱住她：

“晓彬，想死你了！老也不来。”

“程妈！”晓彬欢叫，也更热烈地回抱她。

“你妈好吗？”老太太问：

“好！好！”

老太太又神秘地问。

“听说，你妈要结婚了，是真的吗？”

“真的。”晓彬笑。她很为母亲的婚事高兴。她的母亲就要和蔡教授结婚了，而且婚期已近。就在国庆节。她家双喜临门，母亲和儿子同一天结婚。

“找个老伴儿，好啊。”

正说着呢，程丽从她房里冲出来了：

“晓彬姐！”

她那么使劲儿地抱她，甚至在她的脸蛋上亲了几口。

“你老也不来，真那么忙？走，到我屋里去。”

本来程妈还有许多话要说，可人被女儿抢走了，她笑着摇摇头，喊：

“晓彬，你吃饭了没有？”

晓彬叫：

“吃过了。程妈，你别操心了。”

程妈还想再问问晓彬妈的事，问不成了，老姐妹么，她好牵挂她。

程丽的父亲站在房门口，看着她们亲热，他也喜欢这个他亲眼看着长大的女孩，可插不上嘴。

程家还是老式的四合院，乍看，似乎依然如故，还是那座故居。一走进屋，就发现变化很大，程丽一个人住了两间连成里外间的厦房，屋内装修了，装修得虽不算豪华，但很典雅，很文气，一看就是文人的书房。

不到一年，程丽变化如此之大！

那小屋的窗，依然是古色古香的格子窗，那窗上，晓彬一家住在这屋里时，还糊着防风纸。现在，那朽坏的窗早已打掉，让木匠作了新的，却依据的还是原来的样式，依然古色古香，却装上了宝石蓝的厚玻璃，好豁亮！窗那么大，几乎贯通了一面墙。

屋里铺了地毯，不是普通的化纤地毯，是豪华的织花羊毛地毯。一张宽大而气派的写字台，台上，有电话、电脑和打字机。

她大大地吃惊了。

程丽，成了作家？！

她却淡淡地说：

什么作家，自由撰稿人吧。

更让晓彬瞠目的是，程丽臂上带着一条黑纱！

她愣住了，问：

“小丽，你给谁带的黑纱？”

她顿时一眶的泪：

“他！”

未成新娘，先作寡妇！连晓彬的眼里，都盈出了泪，难怪，她目光冷峻！

两个年轻的身体，一个强壮的男人和一个美丽而性感的女人。睡在同一间卧室，一张席梦思床垫上。两具燃烧着性爱与情欲的肉体，两具从内心到肌肤，都在忍受着爱欲饥渴折磨的肉体，却会由于相互的憎恨和厌恶而冷若冰霜！

——《无处诉说》

程丽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星期五。

黑色的星期五！

那天，从早上起来，天就灰濛濛的，刮着阴冷的风，像是一场阴雨随时都会落下来，乌云沉甸甸地压得人透不过气。

这鬼天气！

这样的天气会叫人忘记时间的。早上，中午，晚上，全一个样儿。阴沉沉，雾濛濛的，似雨似雾。

她走到门口，从报箱里拿出当天邮递员送来的报刊和各式各样全国各地报刊社寄来的信件，拿回房中拆阅。

信件里有一本深圳出版的，印刷极其精美的高档刊物，这刊物的名字叫《情爱》，这是本豪华版的刊物，定价：国内 50 元人民币，国外：15 美元。

像这样的豪华版刊物，国内屈指可数。而且其稿酬也惊人的高，该刊标明：千字千元。

而国家标准，从 90 年至今，才每千字 30 元。广东自己改了，千

字百元。已是国内领先了。

她还没在这家刊物上发过稿。这家刊物有位编辑读了她在《深圳风采》上的一篇文章，非常喜欢，主动向她邀稿。给她寄来了刊物样书，名片和邀稿信。

收到这样的邀稿，她太兴奋了。

她写得又快又好，一篇千字的散文，一个小时就能写成。一个小时，挣1000元，太诱人了。

她写作品，不同别人。

许多评论家说，好文章是千锤百炼，铁棍磨成绣花针，磨出来，锤出来，炼去来，锻打出来的。

屁话！

评论家毕竟是评论家。那是另外一行当。隔行如隔山。

她的经验是恰恰相反。

哪篇文章写得最快，哪篇文章质量最高。好文章如同一幅好国画，大笔一挥，一气呵成，笔到意到，写神传真。

若是哪篇文章冥思苦想，绞尽脑汁，日成百字，完了，只配扔纸篓。

正如写大字的口诀：

“一笔好，二笔瞎，三笔改个墨疙瘩！”

哼，什么千锤百炼。唬唬外行罢了。

没有成竹在胸，哪里来的一挥而就？

她打开这本杂志封套，尚不看内文，单那封面，便叫人好一阵欣赏。

那封面是一幅全裸的少女半身照。

虽是全裸，裸得让人痴迷，但非常高雅华贵，美得让人心荡神驰。

一道美丽的幽光，打在她的身上，一头秀发，半遮着圆月似的笑靥。一双饱满瓷实的乳头，似在微颤。

程丽心想，这样的照片，有谁会牵来一丝邪念？

美的神圣，美的圣洁。

她打开刊物，让她大吃一惊的是，卷首语之后，便是她的老师，她的恋人，宋独月的大作《天处诉说》。

A 许多记者，尤其是女记者，常追着你，诚恳地说：谈谈你的妻子吧，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伟大的女性。

当她们在说这话的时候，那羡慕敬仰的目光总落在你那笔挺的西装、洁白的衬衣、浆硬的领口和袖口上。似乎想从这里印证自己的想象和推理。

你冲着她们点头，像是在首肯；你冲着她们微笑，既像是一种感恩，又像是一种默许；你好幸福，好快乐，好满足。

因为你既不想使她们失望，也不想伤害她的形象，于是你笑，你只能笑。

你别无选择。

因为你是一个伟大的男人，你不能流泪。至少不能让人发现你的眼里也跟别人一样，也有泪腺和泪泉。

还因为那幸福、快乐、欣慰、宽容、恭谦的微笑，在你那容光焕发的脸上，是那么得体，那么神采奕奕。

你只能笑。

你别无选择。

B 你不论多忙，八十集的巨片《京都纪事》却看得一集不拉。

你关了门，在家里看，不接电话，不会见客人。

因为在《京都纪事》里你找到了你，也找到了她；

周建国、楚雅梅。

成功的男人，伟大的女性。

一个男人的成功，总是以一个女人的牺牲为代价的。

多么辉煌的验证！

你关了门，是为了不让人看见你流泪。你不能流泪。因为你是一个成功的男人。

你得用痛苦的眼泪去熄灭你心中的怒火，

你再用幸福的微笑去掩饰你痛苦的眼神。你必须这样作。

你体会最深的格言是：在你身边最亲密的人，常常对于你来说，是最危险的人。

你从来没有感受到过家是避风和休息的港湾，那是中东，或是波黑，阿富汗。

她长得既高雅又美丽，外表是那么温柔而娴惠。

一点也不像一只母狼。

可她咬得你全身是伤。

于是，你常常反省：是我错了吗？

你没有外遇，连秘书都是男的。除了她，你身边连一个年轻的女人都没有。

你所有的财产都握在她手里，她的眼睛甚至还在盯着你父母的遗产。

她太了解你，因为你对她完全不设防。可你太不了解她。因为她对你处处设防。

你常常在问自己，是不是她根本就没爱过你？

这个问题使你太屈辱，太难堪、太悲惨，以致使你根本不敢面对这个问题。再说，现在才提这个问题，是不是太晚了点儿？

她也常常会见记者、社会名流，因为她是你的妻子，追星族也常常从她那里获知你的一切。她谈吐那样文雅，举止那么潇洒，衣着那样入时，笑容那样温柔。

她只在家里对你发怒，对你咆哮，对你伸出她的尖牙利爪，对你施虐！她知道你最怕什么，知道哪里是你最薄弱的部位。还知道

你不敢大声嚎淘。

更重要的是，她知道你不敢离婚。因为你是一个成功的男人，你害怕桃色新闻。你害怕风雨满城。

她幽幽地说：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叫你身败名裂！你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C 一个成功的男人，必须是一柄双刃的剑。你对自己说。在这一点上，你感谢她。你是这样安慰自己的。

正是由于她对你的轻蔑，你才发誓要作出个样子来给她看看，你发誓要作一个成功的男人，一颗灿烂的新星。

正是由于她的嫉妒，你对所有的年轻女子都敬而远之，于是，你有了守身如玉的美誉。

正是由于她时时想要抓住你的把柄，你才事事慎言谨行，小心翼翼，处处光明磊落，件件有根有据，以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你的脚根才站得那么稳当、实在。

正由于你的袋里从来没有能使口袋鼓起来的钞票，你才不至于在灯红酒绿处去醉生梦死，消沉堕落。

正是由于她给了你太多、太深、太重的伤害，你才常常独自在一个角落里舔干、吮净、包扎好自己的伤口，把心中太多、太深、太重的悲伤、愤恨、积怨、怒气都化作一股冲天之气，一飞冲天！

你比任何人都更能忍辱负重，你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理解，当年苍何以会造出这样一个汉字：“忍”。那是一把插在心上的刀呵！

于是，你从她那里学会了如何去对付自己商业上的对手和政敌，学会了以德报怨和难以想像的胸襟和肚量。于是，你变得更加高大、完美。

你安慰自己说，她是你的教师，严厉的教师。

D 你几乎在一切地方都取得了成功，唯独在她面前，你失败得太惨太惨。

你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你常常自责：是我对不起她。错在我。

于是，你不止一次想用你的心去紧贴她的心。想融化那块坚冰，想暖和她心里的寒冷。虽然她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这一切都是徒劳，可你情愿徒劳。

你吃惊而绝望地发现，她对你脆弱的心脏张开口就咬！咬得又重又狠！

你不得不自卫，因为这是心脏。

你真是不明白，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怎么会，怎么会恨得那么深。

两个年轻的身体，一个强壮的男人和一个美丽而性感的女人。睡在同一间卧室，一张席梦思床垫上。两具燃烧着性爱 and 情欲的肉体，两具从内心到肌肤都在忍受着爱欲饥渴折磨的肉体，都会因为相互的憎恨和厌恶而冷若冰霜！

该有多大的力量，才能把这对与生俱来就相互吸引的肉体推开？！能想像吗？

你望着窗外摇曳的树影，你听着窗外的风声雨声，那是一夜喜人的春雨。你长夜难眠，你咀嚼这同床异梦的苦涩。你不再流泪，男人那愠怒的眼泪，那该是灼热的岩浆，钢板也能烧出洞来！

你知道，她此时也长夜无眠。和你一样，在听那风声雨声，在看那树影摇曳，和你一样，在咀嚼着同一枚苦果。

你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

男人女人，为什么要这样苦苦自虐？！

一夜一夜，你在心里哭泣，叹息。你为自己的无能哭泣，你为自己的无奈悲哀。

你常这样安慰并告诫自己：现在需要的是忍耐和等待。足够的